

十四夜

ShiSiYe  
著

西  
珂  
枕



五周年修订  
典藏版

粉黛江山，化作半湖烟雨。  
王侯事业，都如一局棋秤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十四夜  
ShiSiYe  
著

五周年修订  
典藏版

下



# 断玲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 醉玲珑

五周年修订  
典藏版

C O N T E N T S

## 目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  | 机关算尽太聪明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  | 明朝更觅朱陵路 | 9   |
| 第 三 章     | 踏遍紫云犹未旋 | 17  |
| 第 四 章     | 杜曲梨花杯上雪 | 24  |
| 第 五 章     | 前程两袖黄金泪 | 28  |
| 第 六 章     | 何处逢春不惆怅 | 36  |
| 第 七 章     | 山登绝顶我为峰 | 44  |
| 第 八 章     | 公案三生白骨禅 | 51  |
| 第 九 章     | 千尘雪底东风破 | 58  |
| 第 十 章     | 无限月前沧波意 | 63  |
| 第 十 一 章   | 一川明辉光流渚 | 70  |
| 第 十 二 章   | 桂宫长恨不记春 | 77  |
| 第 十 三 章   | 水随天去秋无际 | 87  |
| 第 十 四 章   | 伤心一树梅花影 | 97  |
| 第 十 五 章   | 万里同心别九重 | 105 |
| 第 十 六 章   | 玉寒雪冷轩辕台 | 110 |
| 第 十 七 章   | 激浊浪兮风飞扬 | 114 |
| 第 十 八 章   | 山明落日水明沙 | 121 |
| 第 十 九 章   | 莫损心头一寸天 | 129 |
| 第 二 十 章   | 麒麟吐玉盛阳春 | 137 |
| 第 二 十 一 章 | 万树桃花月满天 | 141 |
| 第 二 十 二 章 | 暮雨潇潇闻子规 | 146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三章 | 琼台金殿起秋尘 | 152 |
| 第二十四章 | 长宵永夜花解语 | 158 |
| 第二十五章 | 兰池春暖露华浓 | 162 |
| 第二十六章 | 曾经沧海难为水 | 167 |
| 第二十七章 | 除却巫山不是云 | 174 |
| 第二十八章 | 世事如棋局局新 | 178 |
| 第二十九章 | 云去苍梧湘水深 | 186 |
| 第三十章  | 碧落黄泉为君狂 | 190 |
| 第三十一章 | 天河落处长州路 | 195 |
| 第三十二章 | 奇花凝血白灵脂 | 200 |
| 第三十三章 | 玉漏无声画屏冷 | 205 |
| 第三十四章 | 傲骨冰心彻明寒 | 209 |
| 第三十五章 | 九天阊阖风云动 | 213 |
| 第三十六章 | 袖里乾坤卧潜龙 | 218 |
| 第三十七章 | 华容翠影怜香冷 | 222 |
| 第三十八章 | 昆山玉碎凤凰鸣 | 226 |
| 第三十九章 | 千古江山万古情 | 231 |
| 第四十章  | 海到尽头天作岸 | 236 |
| 后 记   |         | 241 |
| 番 外   | 幻生      | 242 |

---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       | 旧时·往事 /255      |
| 醉玲珑小剧场 | 宁文清现代剧场版 /258   |
|        | 非诚勿扰之醉玲珑专场 /264 |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醉玲珑

五周年修订典藏版

风过，云动。

深远的宫门前，御林禁卫持戈而立，见到刚回天都的凌王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凛，整肃军容，同时行礼。

夜天凌眉梢微紧了一下，稍纵即逝，他只抬了抬手，并不急着入宫，反而在宫门前静立了片刻。现在已是御林军统领的方卓正巡视至此，快步过来，扶剑往前一拜：“见过殿下！”

四周安静，整个禁宫此时无人往来，白玉甬道宽阔地显出一种肃穆下的庄严，巍峨大殿，层叠起伏。

夜天凌垂眸往方卓看去，竟连一句“免礼”也没说，只是负手身后，凝视于他。

那目光中有种压力，方卓甚不得解，抬头看去，夜天凌眼波一动，环视周围：“御林军很好，没让本王失望。”

现在御林军虽已不再归凌王掌管，但当初那些在凌王手中的日子却让每个侍卫刻骨铭心，终身难忘。方卓道：“殿下的教诲，我们时刻铭记在心。”

夜天凌眼光忽而一锐，唇角微冷，举步往宫中走去，在他转身的时候方卓听到一句话：“那么也别忘了，御林侍卫一入禁宫，只拜天子！”

雪色的袍角微微撩起，仿佛一道犀利的闪电无声划过，方卓霍然惊觉，才知眼前有何不妥，低声道了句：“末将疏忽！”即刻退开。

便在此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响起，瞬间便接近宫门。已经走出数步的夜天凌闻声回头，他眼力极好，穿过幽深的门洞尚隔着段距离便已看见了马上来人，心中竟难以抑制地猛然震动，但只一瞬，却又恢复了平静。

朗目如星，身姿潇洒，是像极了十一啊！但敢在禁宫门前肆意纵马疾驰，除了飞扬不羁的十二皇子夜天漓却还能有谁？

黑骢如风，眨眼的工夫已到近前。十二甩蹬下马，将马鞭一掷丢给了侍卫，大步向前走去，玄衣玄袍，一身犀利。

夜天凌立在原地未动，十二笔直走到夜天凌面前站住，盯着他问：“十一哥呢？”

夜天凌深黑的瞳孔紧紧一缩，十二再逼问道：“十一哥呢？”

夜天凌脸色有些苍白，过了片刻，他缓缓道：“三个月前的奏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。”

十二双拳紧握，喉间因激动而轻轻发抖，他在与夜天凌对视了许久之后，哑声再问：“好，我只想知道，是不是七哥？”

夜天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，如极深的夜，隐藏着夜幕下所有的情绪，或者，根本就不曾有过丝毫情绪：“不是。”

这个回答显然出乎十二的意料，他愣在夜天凌的注视下，那目光像在人心上当头浇了一桶冷水，浇灭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他皱了眉，“那究竟是什么人害死了十一哥？”

夜天凌语调依旧平缓：“统达丧命乱军之中，始罗祭了我灭亡突厥的战旗，史仲侯已经以命抵命，邵休兵等人现在都入了刑部大牢。如果你一定要追究，可以怪我。”

十二眉间蹙痕越收越紧，原本攥着的拳头却松弛下来，稍后，他语中略含歉意：“四哥，抱歉，我不是来责怪你的。”

夜天凌淡淡道：“我知道。”他转身往致远殿的方向走去，十二自后面跟上：“你为何要替七哥开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事和他脱不了关系！”

夜天凌缓步走着：“我并没有兴趣替别人开脱。”

十二道：“难道不是因为援军迟来，才害得你们被困雁凉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换作是我，在那种情况下也未必能早到一刻，七弟尽力了。”

十二恨声道：“既然殷家动了手，他如何能置身事外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一个殷家，有些时候并不是湛王府的全部。”

十二一向放浪率性的眼中透出薄冰般的寒意：“但我绝不会放过殷家。”

夜天凌迈上了大殿最高一层的玉阶，忽然停步。薄云散开，阳光逐渐耀目，他站在微风飒飒的高处，回身看向十二：“十二弟，不要让苏家卷进任何事。”

十二看了他一眼，突然笑了：“四哥，自从十一哥和你形影不离那日起，苏家便已站在了你的背后，难道你不知道？父皇早就默许了这一点，难道你也不知道？”

夜天凌神情漠然，不曾因这话而有丝毫震动：“我知道，但我不需要。”说完之后，他转身长步离去，清拔而孤傲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渐行渐深的大殿中。

沿着两排飞龙腾云的楹柱走去，轻风缓动，层层悄然静垂的金帷偶尔翻露出繁复精致的绣纹。跨经一道道雕金嵌玉的高槛，致远殿中越来越安静，便显得那高擎在两侧缀珠九枝座上的长明灯逐渐明亮起来。

孙仕上前躬身行礼，夜天凌微微点头，迈入宣室，光洁的黑玉地面上照出修长的影子。

“儿臣，参见父皇。”

云龙金幄之前的广榻上，天帝闭目半靠，“凌儿，是你回来了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是，父皇。”

“回来了。”天帝似是喟叹一声，问道，“有没有去莲池宫见过你母妃？”

孙仕心中一惊，不禁就往凌王那边看去。地面上倒映着干净的身影，乌靴、白衣，再往上是一片模糊的神情，如隐在层层水雾的背后，看不清，探不透。

却听见夜天凌平定的声音：“回父皇，今日辰时三刻，儿臣护送母妃灵柩迁入东陵，申时礼部的奏报已上呈御览了。”

毫无波澜的答话，竟像是君臣奏对的格式。话音一落，殿中突然泛起一阵令人屏息的寂静，过了许久，才听到天帝道：“哦……朕竟忘了，莲儿已经不在在了。”

天帝坐起身子，缓缓伸手拨开半垂的云幄，孙仕急忙上前搀扶。天帝看着夜天凌一身素白的袍子，俊冷的眉眼，半晌，慢慢道：“凌儿，你像极了你的母妃，天生一副冷性子，倔强得很，也该改改了。”他站起来，挥手遣退孙仕，步下龙榻。

夜天凌静静道：“儿臣谨遵父皇教诲。”

天帝走到他面前，目光落在他毫无情绪的脸上，“你也像极了朕。”他抬手扶上夜天凌的肩膀，语出感慨。

夜天凌略觉意外，下意识抬起眼帘，心底竟不能抑制地微微震动。他从未想到父皇已如此苍老，与大半年前竟判若两人，那一向威严有神的眼睛此时仿佛被一种莫名的空茫遮挡了光泽，迟缓而毫无神采，眼角的刻痕深深显露出岁月的痕迹，撑在他肩头的手是无力的，几乎要靠他的力量去支撑才行。

原本即便贵为皇子，亦不能同天帝这样并肩而立，但夜天凌却感觉只要失去了这个依恃，天帝便随时可能会倒下，所以他只是将眼眸微垂：“父皇。”

天帝似乎是在审视他，继续道：“莲儿终究是不肯原谅朕，不过她把你留给了朕，很好。”

夜天凌唇角牵着无形的锋锐，像初冬时分湖面上一丝薄冰，微冷。然而他的声音依然平稳：“儿臣这次让父皇失望了。”

天帝在孙仕的搀扶下落座：“蜀中安澜，四藩平定，漠北扩疆三千里，你做得很好。”

夜天凌沉默了片刻，“如此兴师动众却未竟全功，儿臣惭愧。”

天帝只挥了挥手，阻止了他另外尚未出口的自责，却问道：“你去过日郭城吗？”

夜天凌道：“儿臣去过。”

“嗯。”天帝轻合上眼眸，缓缓道，“朕记得，日郭城是很美的地方。”

夜天凌道：“是。”

天帝不再说话，似乎陷入了极遥远的回忆中。

轻纱飞天，是丛林翠影中一抹如云的烟痕，歌声如泉，银铃叮咚。

古城落日，边角声连天，战旗招展中，又见那临风回眸的一望，雪衣素颜，于黄沙漫漫的天际缥缈。

长案上静陈着一摞未看的本章，最上面一本正是不久前礼部上呈的奏章。透过雕花的长窗，斜阳的影子一点点映上地面，尘影浮动，光阴寸寸，在无声的岁月中回转，流逝。

“皇上。”不知过了多久，孙仕谨慎地请问，“凤相和卫相他们都已经来了，今天还见不见？”

天帝睁开眼睛，孙仕再道：“说是有军报。”
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

见到凌王这时候也在，凤衍和卫宗平多少还是有点儿意外，殷监正心中自然更是平添斟酌。孙仕接过兵部呈上的战报，天帝目光在上面停了停，“凌儿。”

孙仕伺候天帝几十年，闻声知意，转身将战报递至凌王手中，殷监正眉梢一挑。

夜天凌对众人表情视若无睹，将战报展开看过之后，简单地道：“父皇，西突厥亡。”

是捷报，湛王大军连战告捷，大破西突厥王都。突厥一族纵横漠北数十年，至此死伤万千，几乎折损殆尽，少数幸存之人远走大漠深处，流亡千里，从此一蹶不振。天朝铁骑饮马瀚海，驰骋漠北，放眼再无对手。

夜天凌声音中没有丝毫波动，他似是早料知了这结果，天帝亦然，只是在场的几位辅臣跟上了恭颂的场面话。

“唔，”天帝点头沉思了片刻，“战事已久，是时候该撤军了。”

短短数字，却叫眼下心思各异的人猜测纷纭。大军动向关系着军权去留，卫宗平同殷监正暗中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凤衍唇边浮起隐隐冷笑，已抢先道：“近来大军每月消耗的粮草已令国库吃紧，皇上宽恩，兵息干戈，实乃圣明之举。”

殷监正接着道：“皇上，粮草军需不足顾虑，国有所需，臣等岂敢不鞠躬尽瘁，为君分忧！”

卫宗平亦恭声道：“北疆初定，人心浮动，皇上，此时撤军是不是为时尚早？”

天帝闭目不看他们，对这些话只是听着，似乎另外在等待着什么。众人话音落了，夜天凌将手中战报交还孙仕，方徐徐道：“父皇，北疆一定当借此良机整饬西域，否则便是给吐蕃坐大的机会。那赤朗伦赞并非池中之物，必不甘久居人下，若让他联合西域诸国，则难保不是第二个突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就连凤衍都忍不住看向他，卫宗平等更是难掩那份惊讶。如此制衡军权的良机夜天凌抬手放过，让他们已想好的大篇措辞便在此落了空。



剑出鞘，骤然失去对手，一阵轻松之后，殷监正不喜反忧，摸不透看不着的对手，岂不是最可怕？

但无论如何，若能紧紧把持兵权在手，湛王文武风华尽展于天下，便是众望所归了。

此时天帝目光落在了夜天凌静肃的神情中，脸上忽而浮出一笑，越发显得唇角那皱纹更深，“你的意思是兵慑西域？”

“对，兵慑。乘此胜势，整兵过境，以示军威，告诫西域诸国不要有异心妄动，否则突厥便是先例。”

“兵慑，过硬了些，驻军甘州，让湛王出使吧。”天帝重新闭上眼睛，“你们可有异议？”

“臣附议！”

“臣附议。”

“臣，附议。”

殿中片刻的静默之后，天帝抬手，孙仕轻轻躬身，众人跪安后依次退出宣室。

站在致远殿的台阶上，凤衍看着凌王修挺的背影在落日的金光中从容远去，向来宠辱不惊的眼中泛起几许深思。几十年朝堂风雨，他太了解天帝了，只是此后，是否也能像了解天帝一样把握凌王的心思？

“让湛王继续统领兵权，震慑西域？”简慢而阴柔的声音，在汐王府的静室中微微回荡，似乎并不着太多的力，却叫人听了心里像被塞进一把冰雪，许久之后仍有丝丝凉意，凝聚不散。

胡三娘慵然倚在近旁，红罗缠腰，长绢曳地，勾勒出妙曼的身段，深深美目如丝如媚，她悄声打量着。说话的人坐在汐王对面，一身灰衣洁净讲究，身形削瘦，言行之间毫无情绪牵动，似乎不论谈到什么事都是一副平波无澜的表情，与此相比，那只扶在案上的手倒反而更能表现主人心中真实的想法。

净白细润的手，保养得极好，此时修长的中指缓缓叩着桌案，食指却微微弯曲与拇指抵在一起，因用力而使原本柔和的骨节略微突起，这表示手的主人正在思考一个难题。

过了会儿，那灰衣人略一抬眸，一双狭长而妖媚的眼睛闪过，波澜涌动的明光几欲刺目，虽是稍纵即逝，却让那张原本平淡无奇的脸瞬间神态迥异，生出诱人的蛊惑。胡三娘呆了片刻，一直替汐王揉着肩头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停，心底竟泛起一股凉意。若这双眼生在了女人身上，不知能颠倒多少男子，勾摄多少神魂，只是生在这样一个男子身上，总叫人觉得不安，是太妖异了，连她这见惯风月的人都有些受不住呢！

“殿下，”那人再开口说话，分明是谋士的身份，语气中丝毫没有对主上的恭敬，“你难不成是想和凌王争这一份兵权？”

夜天汐正看似漫不经心地把弄着一柄乌鞘短剑，“兵权是什么分量，庄先生难道不知道？”

庄散柳似乎冷笑了一声，笑无笑颜，连那丝略带讥诮的冷声都叫人听不太清，“我早就提醒过殿下，不要从凌王手中打兵权的主意，别说是你一个，就算所有人加在一起，也抵不过一个凌王。”

“哦？”夜天汐像是对庄散柳这副态度已见怪不怪，倒不十分在意，“此话未免言过其实了吧？”

庄散柳眼帘微垂，一刃妖冶的锋芒瞬间隐下：“夜天凌三个字，在天朝将士眼中是战无不胜的神，是他们崇拜追随的军魂。什么圣旨虎符，在凌王面前不过是一纸镶了金的空文，一块雕得好看点儿的石头罢了。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殿下难道至今对自己的对手还这么不了解？”

夜天汐皱眉：“难道就这么看着兵权旁落，无动于衷？”

庄散柳面无表情，一张脸静如死水，只无法隐抑的是眼中几分嘲弄：“殿下想怎么动？论军功，你不及凌王，手中唯有京畿卫尚可一用；论声望，你不及湛王，对门阀士族毫无影响力；便是单论出身，你还不及济王，定嫔娘娘在宫中三十年了，若不是去年册封殷皇后天帝加恩后宫，到如今也只是个才人。这兵权要夺，也轮不到殿下，除非凌王和湛王两败俱伤，否则殿下你没有任何机会做那个上位者。”

如此直白而不留情面的话，夜天汐霍然抬眸，目光如剑直刺过去。庄散柳仍旧面不改色，只是眼中那份妖异愈深，阴森迫人。

夜天汐握着短剑的手掌渐渐收紧，额前一道青筋微微一跳，但只短短刹那，他面色便恢复了平定，“既然如此，你岂不是找错了人？”

庄散柳冷眼看着夜天汐克制怒意，语气满不在乎：“我既找了殿下，便有我的理由。至少殿下你比济王聪明些，也比湛王手段够狠。暗中拉拢长门帮与碧血阁这种江湖帮派，借天舞醉坊的案子弹劾湛王；鼓动京畿卫和御林军发生冲突，对太子落井下石；勾结突厥，暗害凌王；这次又泄露军情，以至澈王丧命疆场，不显山不露水，这些事殿下做得天衣无缝，高明！但是想要对付凌王，我早就说过，上马征战，没人能胜他手中之剑；下马入朝，一样也没人能比他多占几分上风。殿下不妨记下我这句话，对凌王，除了用非常手段，别无他途。”

听庄散柳将一桩桩旧事清楚道来，夜天汐瞳孔深处缓缓收紧，一抹杀机隐现其中。只是怒气越盛他脸上反而越带出几分笑容：“非常手段？比如说莲贵妃？”

“莲贵妃？”庄散柳阴沉的话语透着寒意，“莲贵妃最多只是让凌王的脚步略停一刻罢了，能不能挑起他与湛王相争尚属未知。别怪我没有提醒殿下，那个御医留着夜长梦多，以凌王的手段，早晚会察觉异样，凡事先下手为强！”

夜天汐虽恨极庄散柳说话的方式，却始终在那文质彬彬的面容之上不露分毫。眼前此人傲气凌人是不错，但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难听且刺耳的实话跟着阴毒的

主意，至少眼下凌王已折了一条臂膀，再加上丧母之痛……若能扳倒这样一个强敌，简直等于扫清了前进的道路。这个庄散柳显然对凌王有着切齿的痛恨，顾虑非常，也知之甚深。不仅是凌王，朝堂局势但有一点儿风吹草动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应变而动，每收奇效。吴州庄家，从未听说过有这么号人物，他深思的眼神不由又落在庄散柳那张刻板无情的脸上，逡巡探察，却丝毫不得端倪。那是精细的人皮面具，惟妙惟肖，几可乱真，虽细看也不是看不出来，但面具这种东西本来也不过就是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你也不必在这张脸上多费心思了。

庄散柳知道夜天汐在打量他，却似有恃无恐，并不放在心上，他瞥了一眼胡三娘，傲慢地问道：“殿下身后那个女人应该不是只会捏肩捶腿吧？”

胡三娘与他的目光一触，只觉得像是有只冰凉的手逼到近前，说不出的怪异，定了定心神，水蛇腰一扭，往汐王那边靠得更近些，媚声道：“庄先生，若不是三娘认出了冥魔那个死丫头在莲池宫，你哪里那么容易知道凌王母子的关系？”

庄散柳冷哼一声：“想从莲池宫查出的事石沉大海，莲贵妃人却已经死了，剩下一个活着的，你至今拿她没办法。连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女人都对付不了，殿下当初将你从京畿司的大牢里面弄出来，难道就存了这么点儿期许？”

胡三娘美目微瞪，待要发作，却被夜天汐一眼扫来，又生生忍住。庄散柳看在眼里，视若无睹：“长门帮虽然毁在了湛王手里，但碧血阁完好无损，我所说的非常手段，殿下想必已经清楚了吧？”

夜天汐眼底精光骤现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这世上最令人轻松的对手，是死人。”庄散柳丢下这句话，起身道，“殿下既然明白了我的意思，庄某便拭目以待。不过殿下千万别忘了，无论你用什么法子，不要动凌王身边那个女人，她是我的。”

夜天汐看着庄散柳扬长而去，待那个狂妄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，他眼中凶光骤盛，猛然挥手。嗖的一声厉啸，他手中的短剑穿过精致的花窗直击中庭，在一株碗口粗的树上没柄而入，惊得几多飞鸟仓皇而起，一时间乱声唧喳。

胡三娘亦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忙柔声道：“这个庄散柳也不知究竟是什么人，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殿下何必和他动气？”

夜天汐面色阴沉，狠狠道：“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本王总有一天让他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胡三娘一双柔若无骨的手缠上他的脖子，吐气如兰：“殿下息怒，待到登临九五的那一日，什么人还不在于殿下指掌之间？到时候殿下让他三更死，阎罗也不敢放他到五更。”

夜天汐怒气稍平，反手捏起她小巧的下巴，胡三娘闭目逢迎，主动送上香吻。

春光缠绵中，夜天汐却冷冷睁着眼睛，丝毫没有表露出沉醉于温柔的迷乱，目光阴鸷，清醒骇人。

兵权，叫他怎能甘心放弃！即便以非常手段铲除凌王，篡夺皇位，如今手握重

兵的湛王始终都是最可怕的威胁。一旦他破釜沉舟兵逼天都，士族门阀又岂会袖手坐视？中枢大乱，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？

然而他却始终没有想到，这个目中无人的庄散柳，究竟是为了什么要搅起这一潭浑水？难道仅仅是为了凌王身边那个女人吗？

万里无云的春日，晴空耀目，碧蓝如洗。

阳光极好，透过娇艳含羞的花枝洒开一地碎影明媚，柳色舒展，榆槐成荫，浓浓翠翠已是一片秀润。望秋湖上水光淡淡，暖风如醉微波点点，飞花轻舞，落玉湖，飘香榭，轻轻袅袅，安闲自在。

微风阵阵吹得珠帘轻摇，沿着天机府后殿走进去，巨大的水磨青石地面平整深远，安静无声，四处仍泛着些许的凉意。

忽然有轻微的脚步声自殿外传来，一人迈步拖沓，一人步履落地却几不可闻，一前一后，深入大殿而去。

细花透亮的冰盏，清清爽爽漂着几朵舒展的黄菊，纤柔的手指衬在似能沁出水来的天青细瓷上，隽秀而雅致。

“凤主，人带来了。”

卿尘静静放下手中茶盏，凤眸微抬，越过冥则那张和他的声音同样古板的脸，看往他身后。

“下官……见过王妃！”

卿尘柔软的唇边露出一丝轻缓的微笑，“王御医，我今天觉得有些不舒服，辛苦你来府中一趟了。”

御医王值今早刚出伊歌城便被拦个正着，糊里糊涂进了凌王府，额前隐隐带着丝冷汗，垂首道：“这本是下官分内之事，但在王妃面前，下官不敢班门弄斧。再说……再说今日下官并不当值，所以什么都没有带，恳请王妃准下官回去拿才好。”

卿尘微微扬了扬头，“若是为此，便不必了，金石针药凌王府中一应俱全，你可以随意取用。此时出了这里，只怕你去得，回不得。”

王值心虚地抬眼看了看上面，宁静的殿宇中，一幅长长的紫檀木螺钿嵌边屏风绘着轻云出岫的奇山景致。屏风前凌王妃一身湖色淡装如笼着烟水，清雅的眉眼，沉静的唇角，在那抹清透的目光下他只觉得无处遁形，仿佛心中想什么都被看得一

清二楚，连一句谎话都无心再去搜罗，“王妃……下官……下官……”

卿尘徐徐道：“我要问什么，想必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凌王府绝不会为难你。”

王值低声道：“下官愚钝，实在不知王妃所言何事。”

卿尘眸光潜静，声音也淡淡：“哦，看来需要我提醒你一下你了，这样吧，不如你先见几个人。”微一示意，冥则转身出去，不多会儿冥衣楼部属抬了几副担架进来，白布一掀，竟是几个已死去多时的黑衣人。

王值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“王妃……这……这是何意？”

卿尘对几具尸首视而不见，只静静看着王值：“这前两个人是昨晚凌王府的侍卫在你家宅后院截下的，后两个是死在伊歌城外，半夏亭。”

听到“半夏亭”三个字，王值浑身一震，匆忙垂下眼睛，身子因惧怕而微微颤动，“下官……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

冥则见他一口咬定毫不知情，冷声道：“凤主，将他交给属下吧，半个时辰之内属下定让他一字不漏地说清楚。”

卿尘笑了笑，道：“你们那些法子，王御医恐怕经受不住，不过看看也好，难保想起些什么也说不定。”

“是！”

王值战战兢兢地被冥则带到数步之遥的一间暗室，刚一开门，他忽然惊恐地叫了一声，伸手抵住门边欲后退。

卿尘端起手边的茶，似是没听到那声充满恐惧的惊呼，缓缓啜了一小口。冥则冷哼一声，手下只加了几分力度便将王值推入室内，眼见门便要关上，王值失声惊叫：“王妃！王妃！我说，我全都说！王妃饶命！”

“冥则！”卿尘并不高的声音淡淡响起，冥则黑着脸将已经手足酸软的王值拎起来带回原处。

淡淡一抹微苦的花香四溢，卿尘将茶盏放下，润雅的水色中，几朵菊花身不由己，浮浮沉沉，慢慢又恢复了平静。

冥则一松手，王值扑倒在前面，几欲失声痛哭：“王妃，不是下官不想说，下官一家老小都在他们手中，下官是不敢说啊！”

卿尘道：“你一家四口人本是被带去了半夏亭等你，若凌王府的人去晚一步，加上你五个人，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不过这条路却不是离开天都重获自由的路，而是黄泉路。你的父母妻儿现在都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把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我不会为难你。”

王值匍匐在地，本以为今日可以与家人脱离险境，谁知前狼后虎，处处都是死路一条，心中惨然不已。卿尘却像是能看透他的心思，淡声道：“你放心，我无意拿你的家人胁迫你，想让你说实话有很多种方法，我并不十分喜欢用这一种。即便今日你不说，我也会派人将他们送出天都好好安置，但是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，却

需要你自己想清楚。”

事已至此，王值走投无路，只得道：“下官……愿意说。”

卿尘垂眸看向他：“贵妃娘娘究竟是怎么去的？”

王值声音发涩：“表面看起来是自缢，其实在悬梁之前便已经有人下了毒手了。”

卿尘道：“什么人做的？”

王值急忙道：“这个下官确实不清楚。”

卿尘谅他也不可能知道具体，便再问：“那么是谁授意你大胆瞒下此事？”

王值道：“是……是定娘娘，我一时贪财……只想贵妃娘娘在宫中向来没有人注意，不会有什么事，谁知……谁知……”

卿尘声音微冷：“你大概忘了一件事，贵妃娘娘是四殿下下的母亲。”

王值语音发抖，颤颤道：“四殿下……啊！是……是……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……”

卿尘一时间不再说话，王值伏在地上，明明是清凉的大殿，他额头却汗淋淋一片，一滴接一滴落下，不多会儿身前的地面上便洒了深青色一片。

定嫔，卿尘神情静漠地望着那一盏菊花漂浮，果然是汐王。她纤细的手指在光洁的案面上轻轻划下一道横线，沿着这道横线写下去，是一个“五”字。最不惹人注目的一个，隐在暗处的，伺机而动的，一匹狼。

若说这大正宫中还有哪个皇子比四皇子更沉默，那便是五皇子夜天汐。

闲玉湖上泼墨吟诗没有他的身影，昆仑苑中纵马飞猎不见他出现，太极殿前文武聚汇也听不到他的高谈阔论。默默无闻的人，虽统领着京畿司，却着实是天都最出力不讨好的差事。

但他是踏实的，似乎甘心被湛王的风华所遮盖，也甘心追随在凌王如日中天的战功威名之后，甚至有些时候人们都记不起还有这样一位皇子。

他的母亲定嫔，出身卑微，相貌平凡，在三宫六院的妃嫔之中随时可能被忽视。承平宫常年门庭冷落，一年之中怕也唯有几次盛大的宴会才有机会见着天帝，深宫岁月，白头寂寥。

然而野心不会因为这些而被磨灭，相反，如同野草，即便处于贫瘠的石缝，风吹雨淋，当它滋生蔓延的时候，任何事情都挡不住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。

卿尘抬手轻轻拂过，案上留下的痕迹瞬间被抹杀，她看向王值：“你跟他们走吧，会有人送你们离开天都。我给你一个忠告，从今天起忘了贵妃娘娘，忘了定嫔，最好连王值这两个字也忘掉，凌王府护不了你们一辈子，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温婉的声音似在耳边，却又高高在上，“谢……谢王妃开恩！”王值以额触地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凌王妃早已起身，沉静的衣袂如云岚，从容飘逸，隐隐消失在大殿深处。

又是一年暮春初夏，延熙宫的忍冬藤缠绵招展攀满回廊，轻荫曼影，青翠欲滴。金银两色的小花点缀在修长的枝叶间，阳光落了淡淡一层，温暖中带着几分清香可人。

夜天凌从延熙宫出来，或许是映在眼底的光线过于耀眼，他紧锁着眉，似乎并不因阳光的煦暖而感到愉悦。皇祖母老了，他看在眼里，来延熙宫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至少不管多忙每天都会前来问安。然而无论是天子王侯抑或是美女英雄，岁月的脚步并不会因此而停留，他心底十分清楚。

迎面罗衣窸窣，环佩轻响，夜天凌抬头看去，是苏淑妃带着几个侍女正往太后寝宫过来。舒缓的步伐，袅娜的身姿，阳光下的苏淑妃有着一一种柔和的美，芙蓉绢裳秀婉如水，春风不着力，缓缓掠过她温丽的面容。

“淑妃娘娘。”因为十一的缘故，夜天凌对苏淑妃并不生疏，此时苏淑妃到了近前，她唇角轻轻含笑，但那美好的眉目间略带的一丝憔悴却那样清晰地落在了夜天凌眼中。

苏淑妃在见到夜天凌的瞬间，便不由自主地往他身后看去，接着眼中无法掩藏地掠过忧伤与失望，夜天凌竟也下意识地回身。

清风空过，物是人非。

夜天凌唇角微紧：“……娘娘请保重身子。”

苏淑妃眼中泛起淡淡清光，侧首垂眸，定了定心神，稍后，她柔声道：“这些日子也难为你了。”转身命侍女们退开，慢慢向前走去，夜天凌迟疑了片刻，并未像以前一样就此告退。

挺拔的身姿，俊冷的神情，苏淑妃淡眼看夜天凌默默陪在身边，他并不说话，似乎是不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缓缓地迈着步子。苏淑妃停下脚步，立在了青枝缠蔓的浅影下，看向夜天凌，“在这深宫里，贵妃娘娘和我算是亲近的，不知此时你可愿叫我一声母妃？”

按宫中的惯例，除了对皇后要用“母后”的敬称之外，皇子只对亲生母亲称母妃，其他妃嫔皆按品级以娘娘相称。听了苏淑妃的话，夜天凌略有片刻的沉默，随即他往后退了一小步，轻轻一撩衣襟，竟对苏淑妃行了正式叩拜的大礼：“母妃。”

他的声音清淡而坚定，如他一贯的作风，只要决定了的事，从来没有敷衍。

苏淑妃忙抬手挽他起身，心中竟狠狠地一酸，眼中的泪禁不住便落了下来。

夜天凌低声道：“母妃……是我没有保护好十一弟，我……”面对一个母亲，向来坚硬的心中似乎也有那么一处会软化。然而该说什么呢？能说什么呢？纵自责千遍，又有何用？多少个夜里不眠，多少次也想借酒消愁，只是都无益。誓在必得啊！有时候他心里只余了这四个字，坚冷而狠硬地深刻在眼前，直渗进骨血里去。

片刻的失态，苏淑妃很快恢复了平静，“这不怪你，自从澈儿真正领兵，我便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日，虽然总想拦着他，但我还是放他去了。他若是个女儿，我



怎么也时时将他护在身边，但他不是，他是天朝的皇子，马踏山河，逐敌护国，这是男儿的志向。我虽终究是留不住他，但却替他高兴，你们之中，我的澈儿是活的最潇洒最快乐的孩子，因为他一直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是他的母亲，没有人比母亲更了解孩子，只要他心里没有遗憾，我便也放心了。凌儿，你不必自责，若看不透，活着的苦痛远比死亡更甚。”

夜天凌静静听着苏淑妃的话，缄默沉思，而后淡声道：“母妃所言，孩儿受教了。”

苏淑妃微微一笑，却又叹了口气：“但我却不放心漓儿，澈儿向来跟你在一起，纵有年少气盛的时候，骨子里终究是稳当的。但漓儿自小被我宠得无法无天，皇上也纵容他，着实叫人担心。如今在朝中，你要帮我多看着他。”

夜天凌微紧了紧眉梢。近来十二皇子频频奏本参劾，先前羁押在大牢的邵休兵等人被连加重罪。刑部迫于这等压力，将其由原本判定的夺爵流放直接改判监斩侯，秋后处决。紧接着便有与苏家关系密切的几位殿中侍御史，联名弹劾工部年前修缮宣圣宫北苑宫殿时贵买木材，以次充好，私吞造项，而当初负责此事的正是殷监正的长子殷明璫。

这虽确有其事，但殷家这些事既敢做，自然做得天衣无缝。殷明璫有惊无险，只是被弄得灰头土脸极狼狈，恼羞成怒中亦指使官员上本行参，暗地里直指十二皇子在天都飞扬跋扈，行事张狂，有失体统。

这样几次下来，朝堂上风起云涌火星迸射，一向处事中和的苏家大有与殷家势不两立之意。天帝近来龙体欠安，已多日不曾早朝，见了几道这样的折子大为光火。夜天凌冷眼看十二闹得厉害，即刻命褚元敬在御史台设法压下那些御史，又看似随意地与凤衍提起了此事。凤衍会意，此后十二皇子的奏本只要到了中书省便留中不发，殷家这类的本章当然也过不了这一关。

起初殷家尚不善罢甘休，倒是卫宗平看得明白，暗劝殷监正不要凭空树出苏家这样的强敌。殷监正亦顾虑事情若真闹大了如何对湛王交代，因此偃旗息鼓，悻悻作罢。

十二被连压了几道本章，知道凤衍还没那么大胆子作这种主张，直接找到凌王府。夜天凌深知他那性子和十一不同，桀骜难驯，最是吃软不吃硬，索性来个避而不见，只是卿尘笑吟吟地迎了出去。

卿尘将十二请到四学阁，命人备了好酒陪他闲聊。廊前清风徐徐，幽静的缙纱浅影中，十二对着卿尘款款淡笑，再看看她娇弱的身子，便是真有满腔火气也发不出来了，一时气闷，只低头自斟自饮。

想当年初到天都，卿尘与十二并骑同游，笑闹玩耍，最是畅快，极少见他如此神情落落的样子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闷酒易醉，她怕十二喝多，便故意寻些当时的趣事引他说话。十二倒也应景，她说，他便答，只是那酒仍旧一杯杯地饮，不见停。谁知几句下来，难免便提到了湛王府，十二斟酒的手一停，卿尘的话语微微一顿。